

油菜黄 油菜香

文/余永亮

“油菜黄，油菜香，磨了香油炸糖糕，包着糖糕看姥娘（外婆）……”当我又想起这首童谣的时候，油菜花已经漫天遍野开放了。春日黄昏，漫步在驿城郊外，放眼望去，那金灿灿的油菜花海幻化成一幅绚烂又热情的油画，美丽着我的眼眸，也让回忆悄悄滋长……

田野里长大的孩童，对油菜不陌生。每当农历新年过后，任凭春寒料峭，油菜却已迫不及待地拱出泥土。丝丝春雨、缕缕春风，让嫩绿的叶子不断变换着色彩，从青绿到翠绿、从葱绿到油绿，油菜用渐浓的绿意展示着勃勃生机。初春时节，油菜还未出薹儿，鲜嫩的叶子是可以当青菜食用的。儿时，母亲经常从自家地里薹来一把把嫩油菜炒着吃。初入口，味道有些寡淡，细细咀嚼，便有幽幽的香味流淌在唇齿间。在那个物质生活并不十分充裕的年代，油菜叶子以质朴的味道，丰富着人们的味觉。

到了二三月，春光渐渐明媚。仿佛约好了似的，一株株油菜齐刷刷地抽出了菜薹儿并渐渐鼓胀，生出许多米粒一样的花苞，在春风中蠢蠢欲动。不消几日，嫩黄的小花瓣便露出端倪，它们缀满菜薹儿顶端，摇摇曳曳、袅袅娜娜。此刻如果身处田野极目四望，整个人仿佛置身于金色的海洋，又或是走入了一幅生动的画卷之中。天空瓦蓝，白云悠悠，阳光温柔，黄花飘香。花丛中翩翩蝶舞，嗡嗡蜂唱。那些日子，田野和村庄都弥漫着清新甜润的油菜花香。路边的养蜂人刮着黏黏的蜂蜜，笑容肆意绽放着。

我缠着父亲买一斤新酿的油菜花蜜，用舌尖一舔，齁人的甜味顺着舌头流淌开来，隐隐约约还夹杂着一丝微微的辣或涩吧。养蜂人说，这“微涩”的味道正是油菜花蜜特有的味道。

转眼到了晚春，油菜花次第凋零，只留下长长的尖尖的荚儿。待荚儿由绿转黄，已时至初夏。站在田边侧耳聆听，成熟的荚儿在风中作响。父亲割下油菜，均匀地摊在地面。毛驴拉着石碾碾过几圈，那圆圆的、深褐色的小油菜籽粒纷纷蹦出来，在地上打着滚儿、转着圈儿。等到农忙过后，父亲拉着菜籽来到集市的榨油坊，榨出两大壶浓稠的菜籽油，外加10斤可做肥料的油渣饼。母亲接过油说，用菜籽油炸出的油条和糖糕颜色好看，吃着更香。于是，她开始烫面、和面、出油锅。菜籽油在地锅里吱吱作响，油条和糖糕随着沸腾的油花儿上下翻滚着，不一会儿就变成了黄澄澄的颜色。尝一口刚出锅的糖糕，外面焦脆内里松软，还带着春日里油菜花的味道，醇而不腻、香味悠长。“磨了香油炸糖糕，包着糖糕看姥娘……”我拎着一兜儿油条和糖糕，哼着童谣走在去姥姥家的路上……

“油菜黄，油菜香……”站在黄花丛中，儿时的歌谣依然在我耳畔回荡。如今，久居闹市的我们以及我们的孩子不会再唱往日的歌谣，更因味觉渐渐麻木而忽略了那来自泥土的朴素味道。所以，在这个黄花飘香的季节，让我们提醒自己并告诉孩子：油菜的美，何止是春日里漫天遍野的金黄和随风荡漾的芳香，更有那叶的清新、蜜的甜润和油的醇香。

腌味



文/王鹏

香椿叶刚下来的时候，价格有点高，平时生活极其节俭的父亲看到市场上有售，会买一些回来，洗干净沥干水，把蒜薹切段，和香椿叶一块腌着，作为下饭或下酒的小菜。

把东西腌起来，是过去农村储存食物常用的一种方式，反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味道——腌味。

腌鸭蛋。环绕着我村庄的是条护寨河。家里养了一些鸭子。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，开春以后，鸭子下水，在河里找小鱼虾吃，营养丰富，下蛋也比较勤。家里人把鸭蛋收集起来，累积到一定的数量后，把盐、八角、花椒等料熬成料水，倒入准备好的草木灰（用草木烧地锅形成的灰）搅拌均匀，再裹到每个鸭蛋上，放入坛中封口腌起来。腌好以后，鸭蛋发黄沙冒油，五香味。平时不怎么舍得吃，留到收麦的季节吃。

腌蒜。村集体在村东头划了一片菜地，各家都分了一块。家里人把菜地分出来一些，用来种蒜。到了成熟的季节，蒜薹抽出，蒜瓣刨出，用盐、醋、糖和凉开水一起封坛腌制起来，蒜薹在上面（易腌透）、蒜瓣放下面，腌得白中透红，辣味全无，甜酸可口，用来下饭或当就馒头的菜。

腌芥菜。萝卜地里会种些芥菜。芥菜疙瘩圆圆的，和萝卜一块种一块收。萝卜成熟刨出来能生吃，水分多，爽口，微辣带甜味；芥菜疙瘩完全不能生吃，水分少，咬

不动，辛辣，所以又名“辣疙瘩”，只能做腌菜。

芥菜疙瘩切成细丝，放一点花生米一起封坛腌起来。芥菜丝腌好以后，用筷子夹出来一些，用小磨香油调一下味，香脆可口，完全没有了辛辣味。我喜欢喝玉米糝稀饭的时候就着芥菜丝，玉米糝稀饭熬成“插筷子不倒”的程度，把芥菜丝放到稀饭上，一起咀嚼，至今认为是美味。

小时候有次感冒，家里人从腌芥菜的坛子里捞几个花生米让我吃。好家伙，一下子眼泪鼻涕都出来了，鼻子一下通气了，芥菜疙瘩的辛辣味全跑到花生米里了。

芥菜疙瘩一切两半来腌，在我们这里叫“大头菜”。上小学时，去学校从供销社的院子里经过。院子里有一块空地，排放着整整齐齐的几十个大缸，我很纳闷，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。有一次经过，看有人拿着木棍在里面搅拌，我赶紧凑上前看看，原来是腌“大头菜”的。

“您腌这么多大头菜，能吃的完吗？”我好奇地问。

那人笑笑说：“这是在供销社的门店里卖的，要供应全乡的群众，估计还不够呢！”

腌菜和过去经济发展不充分有密切的关系。

香椿叶我吃，我的两个孩子不吃，“树叶子上还有股什么味，有啥好吃的！”

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在缺吃少穿的年代，能吃上这个树叶子上也是大自然对人类的馈赠。

花海



郭建光/摄

春风至（外一首）

石看祥

如约而至
风速大起来
所过之处，窸窣窸窣
偶尔，啾当一声
掩饰不住的激动和兴奋
仿佛一位归来的少年
有天大的喜事要告诉家人

夜深了
这声音更是无比的盛大
入睡者，梦中花开
未眠者，看见蜂蝶
而在那无垠的田野上
万物纷纷起身，若有所思

醉

天空还没有花开
南风也是一阵的轻
一阵的重
几只羊，懒散地走着
迈着优雅的小碎步

仿佛发现了什么
几只羊，跑了起来
又停下，低头
嫩嫩的首蓿，把春天
送到它们的嘴唇
把它们喂醉